

七彩时光

□徐斌

最是秋浓岁月长

满城都是桂花的清香。早晨沿着门前得胜河散步,也有缕缕花香扑面而来,断断续续,忽隐忽现,如同擦肩而过的美女。

得胜河全长30多公里,源出含山县境大茅庐尖与黄麓山之间,一路东流,穿越和县城区,注入长江。城区河段,有四座桥,两岸业已建成公园,花木品种繁多,枝繁叶茂,可惜有些树木被今年夏天的洪水淹死了。

那些死树,前几天被锯倒或挖出拖走,徒留平着地面的白生生的树桩,或大小深浅各不相同的坑。那些年轮刻着往事,那些坑里贮满回忆。

毕竟顽强存活的树木更多。比如栎树,绿叶黄花红果,色彩艳丽而富层次。比如无患子,圆形的果实如绿色翡翠,可以做手串。桂花沿河遍植,每到中秋时节,花香连接成片,空气、河水都是香的,从树冠中传出的鸟鸣也是香的。

河面开阔。河面漂浮着梗茎鼓突的水葫芦,正开着或蓝或紫的浪漫的花。微风吹来,树叶婆娑有声,细小的波浪泛着银光,像条条细长的鲮条鱼。时有水葫芦鸟,从芦苇丛中冲出,犹如离弦之箭,踏水起飞,似要穿云而上,激起一连串洁白的水花。抬头看天,高远而蓝,飞得很高的飞机,优哉游哉,亦如白鲮。

河的北岸外侧,是新城区,车水马龙。小广场上,早晨有打太极拳的,打柔力球的,晚上有跳广场舞跳交际舞的,有摆摊卖苹果梨子葡萄和服装的,还有儿童

游乐车等。我喜欢到运动器材那里锻炼,在太空漫步机上悠悠,向上向上,真有太空漫步的感觉。

河的南岸外侧,是名叫花园的村庄,近处是农田、菜地。水稻即将成熟收割,泛着令人心醉的金色黄芒。大棚重新张起,远看像飘动的白云。扁豆开着紫色的花,丝瓜开着黄色的花,木芙蓉开着淡红的花,牵牛花开着蓝色的花。姹紫嫣红,美不胜收。农人挽着裤腿,卷着衣袖,扛把铁锹,东瞧西望,像检阅部队的大将军。

电影《阿甘正传》里,阿甘母亲说:“生活就像一块巧克力,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。”但是我想,那味道总归是甜的吧。电影《立春》开篇说:“立春一过,实际上城市里还没什么春天的迹象,但是风真的就不一样了,它好像在一夜之间变得温润潮湿起来,这样的风一吹过来,我就可想哭了。”经历了这么多事,平静快乐的生活总是令人感动。

还有两年就要退休了,我感觉自己已经到了不断失去的年纪,失去健康,失去记忆,所以心要放宽,多做减法,过有意义的生活。有棵梓树,半死不活,枯枝间露出小鸟的窝,我想,到了明年春天,会长出新的绿叶,会有小鸟飞临。青枫开始变红,它的果实很像古代叫做“钱”的文具。我想,只要劳作,日子就会越来越好。

菊酒甘菜醇莼香

非常境界 □钱续坤

重阳节前夕,母亲像往年一样又从百里之外的乡下赶到城里,为我们专程送来了菊花酒和茱萸囊,临走还反复地叮嘱:“九月初九这天一定要尝菊花酒,佩茱萸囊,如果时间和条件允许,最好还能登高——步步高升嘛!”

母亲所说的这些,自然都是重阳佳节的传统习俗。对于习俗的东西,我一直采取的是扬弃的态度,所以元宵观灯、端午悬艾、中秋赏月等活动,从来都是积极参与并且乐此不疲的。重阳节能够尝到醇厚绵长的菊花酒,带上香气四溢的茱萸囊,于我更是莫大的快乐与福分,因为我的母亲身体还十分地康健,我依然像孩子那样在她面前撒欢逗乐。

菊花酒当然是母亲酿的,不过用来酿酒的菊花须在头年的重阳节去采摘。母亲曾对我言传身教:“酿酒的菊花要采摘那欲开未开的,最好连同青翠的枝叶一起采下,然后掺入准备酿酒的糯米与枸杞中,再封坛至阴凉处发酵,等到第二年的九月初九再拿出来饮用,不仅疏风除热、养肝明目,还可以安肠利血、消炎解毒,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,能延年益寿呢!”

重阳插茱萸与端午佩香囊的习俗一样,也是由来已久。母亲考虑到身插茱萸多少有失大雅,于是移花接木,采摘茱萸的枝叶连同它的果实,用红布缝成一个小囊,或佩带腰间,或缠于手臂,或拥入怀中,说这样既可以防虫消灾,又可以辟除邪恶。对于茱萸的这种功效,我在儿时曾持怀疑态度,母亲解释道,过了重阳就是十月小阳春,天气有一段时间会回暖;而在重阳以前的一段时间内,秋雨连绵潮湿,秋热也尚未退尽,衣物容易发生霉变,这时必须防虫防蛀,茱萸有微毒,对除虫有立竿见影的功效,缝制茱萸囊的风俗正是这样来的。

因为从事文艺工作的关系,近十年来我都要策划“我们的节日”相关活动,旨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。由于对象大多数是中小学生,大家对重阳酿菊花酒、缝茱萸囊的习俗十分感兴趣;而我为了做到言传身教,曾经按照母亲传授的技艺如法炮制了几回,可是两相仔细一比较,那酒味不要逊色多少,那香气不要清淡许多。追根溯源,母亲呵呵地笑着说:“你那捉笔敲键的手,本来就少了一层汗味——这汗味啊,才是真正的发酵剂呢!”

母亲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,可她从劳动过程中总结提炼出来的经验,却令人感悟,催人奋进,发人深省;我也不厌其烦地对参加活动的孩子们谆谆教诲:不付出辛勤的汗水,不经历艰辛的劳动,何来菊花酒的甘醇,岂有茱萸囊的清香!



菊花黄时蟹已肥

那年那月 □陆金美

“秋风起,蟹脚痒;菊花开,闻蟹来。”在老家人们把螃蟹叫做“毛蟹”。秋天一到,他们就会将饱满油亮的毛蟹摆放在市场上,公路旁、大街小巷的路边,大桶里盛的,网袋里装的,公的威武,母的肥硕,个个吐着白沫,晃着大螯在大桶里上下爬窜。此时,老家毛蟹就成了大中城市酒店、菜馆、餐厅的主打菜,如“清蒸螃蟹”“水煮螃蟹”“红烧螃蟹”“香辣螃蟹”……光这菜名就让人驻足停留,垂涎三尺。

老家四面环水,东有荡,西有湖,沟塘圩渠众多,芦苇丛生,水草成片,水肥饵丰,生物种类很多,而最吸引眼球的,当算又肥又大、机灵可爱的毛蟹们。

每年中秋前后,下雨少了,河水下降了,正是捉毛蟹的好时候。邀上几个同伴,一条短裤,光着上身,在腰间系上鱼篓,扛着小铁锹到河边、沟渠里去捉毛蟹。毛蟹天性好斗,两只大蟹子就像裁缝剪刀一样厉害,为了对付它,我们想出了许多绝招。河边边壁上有一个新打的蟹洞,洞口有毛蟹爬的新鲜爪印,就悄悄地拿一根细小的竹竿伸进洞里,在里面轻轻搅动几下,然后抽出竹竿守在洞口,不一会儿,就见一只碗口大的毛蟹慢慢爬到洞口,先用两个特大的蟹子在洞口上下左右打探一番之后,便舞动大螯爬出洞口。我们孩子胆大心细,该出手时就出手,猛地用手按住后背,随后从两边夹住甲壳,拿出了水面,赶紧打开鱼篓盖子将毛蟹放到鱼篓里面,再盖好盖子,继续找洞掏毛蟹。也有心急胆大的孩子,见到水面蟹洞,直接卷起袖子,伸手入洞掏螃蟹,还有的孩子喜欢晚上提着马灯,在河边或在沟塘边候蟹,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,生性勇猛的螃蟹,便乖乖地成了我们口中的美味了。

老家位于里下河地区,水肥饵丰,生产的毛蟹比其它地方的蟹要肥,粗野结实,两个大螯像两把锤子,腿脚也粗,黄多盖大。公蟹里面的膏质好,吃到嘴里,立刻就能黏住嘴巴,想开口说话都很难。母蟹蟹黄呈橙橙的,就像鸡蛋黄,一口吃下去,口感太鲜美了。

最美味的吃法要算清蒸毛蟹了。宝应人吃毛蟹从不吝啬,买上五六斤公母对半的毛蟹,回家用刷子把毛蟹刷干净,再用绳子将毛蟹扎紧。如果不扎的话,毛蟹会在蒸笼里爬动,这样它们的膏和黄就会流出来。小时候嘴馋,下手也快,常常是毛蟹刚出笼,就心急地抓起一只橘黄色的母蟹,揭开烫手的蟹盖,下掉两只大螯,拆了肥脚,摘除肺叶,先慢慢吃完蟹黄和膏,再吃蟹肉和爪子。

“春季螺蛳夏季虾,秋冬螃蟹口味佳。”前几天,姑妈从老家宝应送来五六斤毛蟹,妻做了清蒸毛蟹,我邀上几个朋友喝酒食蟹。大家坐在一起,妻端出清蒸毛蟹,几位朋友没有一点斯文,大手一伸,拎起一只,剥开壳子,然后用筷子挑一些膏放入嘴里,直夸新鲜美味。难怪老人家说:“清蒸毛蟹香,神仙也来抢。”

秋日,就这样滋味绵长。

朝夕拾 □陶余来

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,还没上小学时,我就对身着白褂蓝裤制服的本土派出所孙所长腕上的手表感兴趣:“那表盘上明明没有数字,怎么读出时间的呢?”孙所长的眼睛本来就大,听一个孩子这么一问,眼睛睁得更大,他大概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好奇的小孩吧。上初中时,一次放学的路上,阳光灿烂。不知谁突然说刘仁川同学戴了手表,大家都称羡不已,纷纷挤上前去看稀奇。

中考高考时,三哥都是借了手表戴的,我却因为怕麻烦,没有让人帮我借。高考前,每晚复习,有时书在手上,看着看着就眯瞪着了,醒了就用拳头捶自己的头。当时就想:要是能有一块手表,秒针“滴答滴答”地走个不停,提醒自己时光飞逝,就不会那么贪睡了吧。

直到1982年上了大学,才在安庆买了一块手表。可很快就发现走时很不准,花钱去修,还是不准。我愤怒地赶到商店,营业员指着柜台上“商品出门 概不退货”的字样,说是信托商店,不可以退货。买表的时候只知道贪便宜,根本不知道啥是信托商店,后来即便知道了,对“信托”何意还是弄不明白。

当时,一个工人月工资也就三十来块,这只表虽然不贵,还是花了我二三十块。我气不过,给当时的安庆市市长谢永康写了封信。

一天晚上,我正在教室上晚自习,突然有人问“谁是陶余来”,原来是信托商店的经理亲自来学校找我,说市长把信转他了,他明天要出差到太湖望江,今晚特地来告诉我,明天可以去商店把表退了。

大学毕业后,表叔的同学从广东贩来电子表,还是让我们眼前一亮。直到这时,我才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块电子表。

本世纪初,有一次在厦门鼓浪屿,许多小贩兜售仿真机械名表。“200元一块,来一块吧。”“50元行吗?”“好!”本来只是搭着玩,谁知价格竟水成这样。就这样,我又有了两块“劳力士”名表。仿真货就仿真货吧,可谁知不准成那样,没戴几天就扔了。

十年前,在合肥百货大楼,面对众多高档机械表,我选择了最便宜的进口品牌“西铁城”,原价近2000元,打八折不到1700元,圆了我孩童时强烈的机械表情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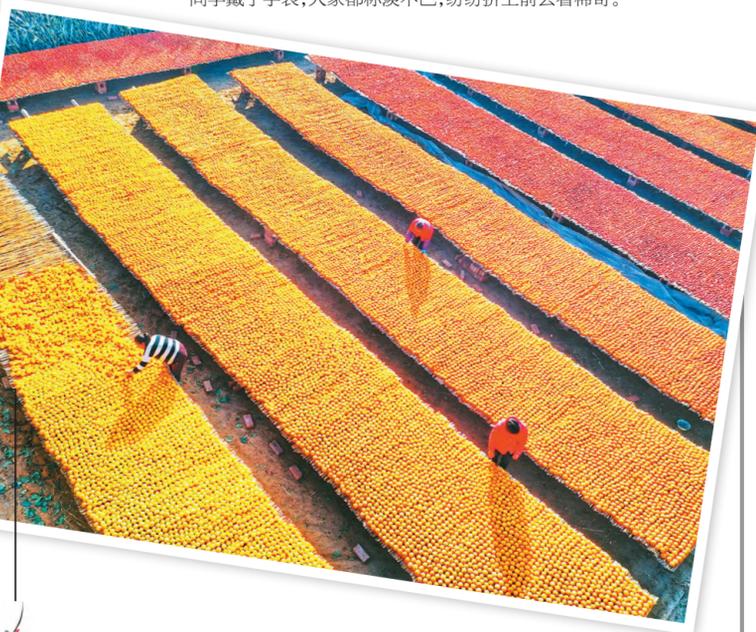
夜深人静时刻,听机械表“嗒嗒”的秒针走动音,总感觉分外悦耳。脉搏是人体生命的第一表征。与人一样,万物皆有生命:风是天的脉搏,浪是海的脉搏……机械表秒针不息,那是时光的脉动吧。

脉动不停,生命不止,奋斗不息。

时光脉动伴成长

生活时刻

职工书报生中图书协会



丰收 郭任坤/摄

纠结的泊位

回原地。

有些泊位划定在宽阔的人行道上,冷不丁瞧见还有好几处虚位以待,以为捡了个大便宜似的上道泊好,遥控器的报警响声还未定音,冷不丁冒出一老大爷,斜挎着半旧不新的帆布包屁颠屁颠地逼近,掏出皱巴巴的本子,划拉出笔迹,抄录车牌什么的。好吧,不就是按时收费么,车扔这儿,人先走。

也有抢车位的。亲眼目睹一辆车正准备倒车斜入,后面的车主就机灵而迅速地用车头插入。前车司机破口大骂“什么人呢!大白天的找修理啊”,后车司机比司马迁的脸皮还厚,淡定沉默,待前车悻悻驶离后,才折回,重新钻进驾驶室,发动引擎,小心翼翼地把车泊好。

泊位也非一成不变。比如我所在的小城“双创”期间,许多路边的泊位就被撤了,一律向两边的人行道上位移。

原本可跑马的人行道,就真成了名副其实的人行,仅容得下三两人并排。有些地段的盲道也不经意地“充公”。如此一来,出于市容市貌考虑,花坛和树的外框也要跟着变,有朋友称之为“泊位效应”。

当然,泊位也并非只固定在地面,还可在地下,甚至可像电梯一样升降,所谓立体车库。好几次自驾奔赴大医院,才算有一两次人驻立体车库的机会。看见自己的车像重症患者,被架上了手术台一样,可谓契合医院的氛围。如此还算幸运的,很多时候直接给你亮出几道“车位已满”的警示牌,被医院的门卫喝停,扫地出门。

人行世间,何尝不是在努力寻觅泊位?有的能泊上进出路皆宽敞的,便可从容;有的勉强容下身子,搞得焦头烂额,但总算有个位置;还有的四处漂泊,纠结地找寻。